

梅溪王先生文集

一

梅溪先生全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梅溪王先生文集序

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惑然以予觀之此特為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必明必則易知凡陰必柔必暗必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

之人凡其光明正大諫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為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漁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頑細如蟻虱如鬼蜮如蠱如盜賊詛祝閃候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况

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
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
亦豈得而逃哉於是又當求
之古人以驗其說必於漢得
丞相諸葛忠武侯於唐得工部
杜先生尚書顧文忠公侍郎
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叅知政
事危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
遭不同所立名異然其心則
皆所謂光明正大踈暢洞達
聲落而不可揜者也其
見於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

激蓋可以望之而得其為人
求之今人則於太子詹事王
公龜齡其亦庶幾乎此者矣
公如以諸生對禁庭中一日
數萬言被遇太上皇帝親擢
以冠多士遂取其言施行之
及佐諸侯入冊府事今上皇
帝於初潛又皆以忠言直節
有所裨補上亦雅敬信之登
極之初即召以為侍御史納
用其說公知上意以必復土
疆必雪讎恥為已任其所言

者真非備德行政任賢討軍
之實而於分別邪正之際尤
致意焉尋以邊兵失律廷議
不咸上疏自劾除吏部侍郎
不拜去為彰郡布上恩恤民
隱蚤夜孜孜如饑渴嗜欲之
切於已去之日民思之如父
母其處閨門居鄉黨公又親
親敬故隆信義務敦稼穡家
人孺子亦藹然有忠厚庶遜
之風平居無所嗜好頽喜為
詩渾厚質直懇惻條暢如其

為人亦不為浮靡之文論事取
極已意然其規接宏闊骨幹
開張出入變化俊偉神速世
之盡力於文字者注、及不
能及其他片言半簡雖或出
於脫口肆筆之餘亦無不以
仁義忠孝為歸而皆出於肺
腑之誠然非有所勉強慕倣
而為之也蓋其所稟於天者
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
心光明正大踈暢洞達無有
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者一

皆如此海內有志之士聞其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其心無不歛衽心服至於小人強以一時趨向之殊或敢巧為謗詆然其極口不過以為迂闊近名不切時務至其大節之偉然者必不能有其髮點污也然則公於五君子者迹雖未必皆同而心實似之故自其布衣時嘗和韓詩數十百篇守番及夔公又遠在葛杜顏范之遺墟皆嘗新其祠

宇以致歆慕之意蓋亦每自比焉嗚呼公之必為君子蓋不待孔孟堯舜而知之矣予昔官中秘直西省皆得與公為寮辱公知顧甚厚及來守建康公公破幾十年而其子聞詩遠官府下相與道舊感慨歎歎一日出公遺文三十二卷屬予敘之予蓋三復焉而拊卷太息也公之行事今某官莫僕子齊既狀之而故端明殿學士汪公聖錫取以誌

其墓矣故予因不復著獨論
其心如此別於篇端以告天
下之士使有以識其所謂先
明正大疏暢洞達者言、凜
凜初未嘗隨死而止也以是
矇私起懦而相與師慕其萬
一在朝廷所以犯顏納諫為
忠仕州縣則以勤事愛民為
職内外交脩不遺餘力使君
息日躋于上民生日遂于下
國步安強隱然真有恢復之
勢公雖云亡而其精爽之

可畏者為無憾於九原矣嗚
呼其亦可悲也文聞詩之好
學有立能守其家云

余未守溫每於公暇輒誦
梅溪王忠文公遺文因之
有得於心以為政事之資
者多笑公之文集舊有刊
本而未文公代劉共父為
序論其心為特詳歲久故
壞前守何公文淵劉公譔
相繼掇拾於蠹腐之餘重
為刊板盛傳於今而少保

黃文簡公准為序必專論其道也文公之序載於大全集中惜重刊者遺之余為表而完諸卷端使人知公之文章事業皆本於道而道又本於心也噫知公之心者莫如文公文公天下萬世人物之衡鑑也必其序可得而遺哉

天順六年冬十月朔旦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溫州府

知府莆田周琰識

梅溪先生王忠文公文集序道在天下無物不備無時不然本之於民彝達之於事業昭昭乎不可泯也然而不著之於文章垂之於訓典曷足以扶世立教化今而傳後是故古之聖賢立德立功立言不可偏廢也嗣是而繼作者世豈無其人歟溫郡梅溪先生王公十朋家食時敏於力學博究經史旁通傳記百家由博反約擇精守固其於天

理民彝之懿忠孝立身之本
體認真切凝然以斯道自任
紹興間對策大廷日盈萬言
援經證據切中時病高宗親
擢首選試以民事僉判紹興
府自後歷官侍從臺諫出知
饒夔湖泉四大郡八為太子
詹事以龍圖閣學士致仕每
為權要忌嫉而執德不回粵
在侍從臺諫時屢上奏疏其
於君臣父子之大倫國家之
權柄賞罰之當否時事之得

失臣僚之邪正衆論之是非
民情之佞戚軍政之利害時
幾之審決虜讎之不可不復
國恥之不可不雪剖析詳明
論議鯁直皆足以闡聖道垂
世教惜乎當時不能盡用也
其為郡時布上恩恤民隱導
掖撫摩直欲庶之於平康之
域身在外服而心存朝廷漢
唐循吏殆不是過其著為雜
文詩歌率皆渾厚雅淳和平
坦蕩不離於道德仁義紫陽

朱夫子謂其稟乎天者純乎
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之
明正大踈暢洞達如青天白
日而見於事業文章者一皆
如此確哉至論也蓋其當代
之立德立功立言可謂無媿
者矣後之人雖欲無傳其可
得乎文集舊嘗鏤板歲久寢
廢郡之前太守何公文淵訪
於其家得錄本若干卷殘缺
錯亂不可緝理會陞除侍郎
而去然其心未嘗忘也未幾

前御史劉公謙繼守是郡旁
求博訪乃得其刺本於黃巖
士族蔡玄可家命郡學教授
何濬重加訂正鳩工刊刺用
廣其傳贊成其事者貳守徐
公恕通判劉公寬推官宮公
安登邑宰周紀等與有力焉
於乎公之心畏天憫世之心
也公之道聖賢所傳之道也
不幸狙於人事之變遷迫於
氣運之衰微而不得卒就其
志徒託空言於編簡之中其

亦可悲也夫披閱是編者因
其言以求其心因其心而達
諸用可以致君為堯舜可以
濟治於隆平使人皆知吾儒
之道有功於斯世豈曰小補
云乎哉淮故不揆鄙陋而僭
為之序

正統五年夏四月望日榮祿

大夫少保戶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知制誥

國史總裁同郡黃淮書



梅溪先生文集總目

廷試策并奏議共五卷

詩文前集二十卷

詩文後集二十九卷

附錄有宋龍圖閣學士王公墓誌銘

聞禮跋尾一篇

梅溪先生廷試策并奏議目錄

第一卷

廷試策

第二卷

輪對劄子三首

上殿劄子三首

應 詔陳樂事

論左右史四事

第三卷

除侍御史上殿劄子

論史浩劄子

再論史浩劄子

論進取利害劄子

論史正志劄子

再論史正志劄子

論廣海二寇劄子

論韓仲通俞良弼劄子

論內庭節省劄子

論宿州退師劄子

論休假劄子

論林安宅劄子

再論林安宅劄子

第四卷

論用兵事宜劄子

乞審核李顯忠等功罪劄子

論龍大淵撫諭兩淮劄子

自劄子

雙州論馬綱狀

再論馬綱狀

除知湖州上殿劄子三首

除太子詹事上殿劄子三首

應 詔舉官狀

舉張栻自代狀

第五卷

代越帥王尚書待罪狀

又代上 郊祀天晴劄子

又代上劄子

又劄子

又代上劄子

又代上五劄

繳劄

代王尚書辟陸宰狀

又代上劄子

梅溪先生廷試策卷第一

御試策

問蓋聞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仰惟祖宗以來立經陳紀百度著明細畢舉皆列聖相授之模為萬世不刊之典朕纘紹丕圖恪守洪業允一號令一施為靡不稽諸故實惟祖宗成法是憲是若然畫一之禁賞刑之具猶昔也而奸弊未盡革賦歛之制經常之度猶昔也而則用未甚裕取士之科作成之法猶昔也而人才尚未盛黜陟之典訓迪之方猶昔也而官師或未勵其咎安在豈道雖久而不渝法有時而或弊損益之宜有不可已邪抑推而行之者非其人耶朕欲參稽典冊之訓講明推行之要俾祖宗之治復見於今其必有道于大夫學古人官明於治道蘊畜以待問又美詳著于篇朕將親覽

臣對臣聞有家法有天下法人臣以家法為一家之法人君以家法為天下之法人君之與人臣雖名分不同而法有大小之異至於能世守其法者則皆曰權而已人臣能執一家之權守一家之法以示其子孫則必世為名家人君能執天下之權守其家法以為天下法貽厥子孫而施諸罔極則必世為有道之國蓋法者治家治天下之大具而權者又持法之要術也今陛下親

梅溪王先生文集 廷試策卷一

屈至尊廷集多士訪治道于清問之中首以監于先王成憲恪守祖宗之法為言是則陛下欲守家法以為天下法者固已得之矣臣復以一介草茅與于大夫之列仰承聖詔其敢不展盡底蘊茂明大對以為陛下尊祖宗守成法之獻邪臣之所欲言者無他焉亦曰攬權而已嘗謂君者天也天之所以為天者以其聰明剛健司慶賞刑威之權而不昧也君之所以為君者以其能憲天聰明體天剛健司慶賞刑威之權而不下移也天執天之權而為天君執君之權而為君故天與君同稱大於城中而君之名號必以天配以天道而王天下也則謂之天王以天德而子兆民也則謂之天子居九五正中之位則謂之天位享萬壽無疆之祿則謂之天祿五服五章者謂之天命五刑五用者謂之天討就之如日者謂之天表畏之如神者謂之天威居曰天闕器曰天仗法曰天憲詔曰天語天之大小可以有加君之大亦不可以有加者以其威能司域中之權而已矣恭惟陛下蘊聰明之德體剛健之資躬親聽斷動法祖宗一詔令之下而萬民莫不鼓舞者如天之雷風一德澤之布而萬民莫不涵泳者如天之雨露開象正之路社群枉之門而萬民莫不悅服者如天之清明為政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萬民莫不拭目以觀者如天之運行而不息巍巍乎蕩蕩乎固不可以

有加夫而臣猶以法天攬權為言者蓋陛下之德雖不可以有加而臣子之心每以有加亡已而望陛下此臣所以昧死盡言而不知諱也臣伏讀聖策首以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為言以及于祖宗立經陳紀列聖相授之道又次以今日奉行而不能無四者之弊為問臣有以見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守成憲遵祖宗欽筆今日之弊也臣切謂陛下能攬福威之權率自己出則成憲有不難守祖宗有不難法時弊有不難革天下有不難治凡所以策臣者皆不足為陛下憂矣不然陛下雖勤勤問之臣雖說誦之無益也臣觀自古善言治之人未嘗不以攬權為先自古善致治之君亦未嘗不以攬權為先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者箕子告武王之言也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至於無道則自諸侯大夫出者孔子垂戒後世之言也謂慶賞刑威曰君君能制命為義者左氏記時人之言也謂堂陛不可以相陵首足不可以相及者賈誼告文帝之言也此臣所謂善言治之人未嘗不以攬權為先也三皇官天下者攬福威之權以官之也五帝家天下者攬福威之權以家之也三王計安天下而歷年長且久者攬福威之權以安之也漢宣帝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中興之業者無他

馬以其能革霍光專政之弊躬攬福威之權而已觀其總核名實信賞必罰齋居決事聽斷惟精而神爵五鳳之治號為吏稱民安功光祖宗業垂後裔者蓋本乎此也光武亦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建中興之功者無他馬以其能鑿西京不競之禍躬攬福威之權而已觀其總攬權綱明慎政體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馬牛建武之政號為止戈之武系隆我漢同符高祖者蓋本乎此也唐明皇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開元之治者以其能革前朝權戚干政之弊躬攬福威之權而已初明皇銳於求治姚崇設十事以要說之其大槩則勸其攬權也帝自謂能行由是勵精為治責成于下而權歸于上矣憲宗亦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元和之治者以其能懲前日沾沾小人竊柄之弊躬攬福威之權而已初憲宗銳於致治杜黃裳懼不得其要勸其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帝嘉納之由是勵精為治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矣此臣所謂自古善致治之君未嘗不以攬權為先也陛下懲前日權臣專政之久收還福威之柄運獨化於陶鈞裁萬機於獨斷天下翕然稱陛下為英主凜凜乎漢宣帝光武唐明皇憲宗之上矣而臣尤勸陛下攬權者非欲陛下儗石程書如秦皇帝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陛下傳食聽政如

隋文帝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其強明自任親治細事不任宰相如唐德宗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其精於吏事以察為明無復仁恩如唐宣宗而謂之攬權也。蓋欲陛下懲其所既往戒其所未然操持把握不可一日而少縱之使福威之柄一出於上不至於下移而已。臣切謂陛下欲守祖宗之法莫若躬攬福威之權欲攬福威之權又莫若行陛下平日之所學五經泛言治道而春秋者人主攬權之書也。陛下聖學高明緝熙不倦萬機之暇焉好此書固嘗親履宸翰以書經傳刊之琉球以詔學者矣。邇者又命儒學近臣於經筵講讀之是則夫子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之書固已默得於聖心之妙至於其間可謂攬權之法者臣請為陛下誦之。春秋書王曰天下者所以為人君去天攬權之法有書王不書天者所以為人君不能去天攬權之戒書朝書會者欲朝會之權必出於天子也書侵書代者欲征伐之權必出於天子也書借禮亂樂者欲其收札樂之權也書借賞監罰者欲其收賞罰之權也權在諸侯則議之如踐土之盟之類是也權在大夫則刺之如鷄澤之盟之類是也先王人而後諸侯者欲權在王人也。中國而外夷狄者欲權在中國也書盜一字者所以戒小人之竊權也書閹一字者所以防刑人之弄權也。凡一字之廢重於華衮者皆所以樹人君攬權以作福

九一字之貶重於斧鉞者皆所以勸人君攬權以作威臣願陛下尊聖人之經行聖人之言以是正天下之名分以是定天下之邪正以是成天下之事業則何患乎不能監先王之憲導祖宗之法革今日之弊邪。臣伏讀聖策曰仰惟祖宗以來立經陳紀百度著明細大畢舉皆列聖相授之模為萬世不刊之典朕續紹不圖恪守洪業九一號令一施為靡不稽諸故實惟祖宗成法是憲是若臣有以見陛下謙恭仰畏不以聰明自居必欲行祖宗之法以致中興之治也。臣以謂陛下欲法祖宗以致治又不可不法春秋以攬權。臣謹按春秋有變古則機之書有存古則幸之書有復古則善之書經書初獻六羽者譏隱公不能守祖宗之法而輕變先王之樂也書初稅畝者譏宣公不能守祖宗之法而輕變成周之徹也此所謂變古則機之者也書猶三望者譏僖公不郊而幸其猶三望書猶朝于廟者譏文公不告朔而幸其猶朝于廟此所謂存古則幸之者也襄公十一年書作三軍者譏其變古也昭公五年書舍中軍者善其復古也此所謂復古則善之者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漢惠帝用曹參守蕭何之法而海內晏然武宗之法者其治如此變祖宗之法者其亂如彼為人主

者其可自壞其家法耶我太祖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仁宗至于列聖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先正大臣若范質趙普之徒相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在真宗時有若李沆王旦寇準在仁宗時有若王曾李迪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之徒相與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側聞慶曆中仁宗出御書十三軸凡三十五事其一曰遵祖宗訓二曰奉真考業三曰祖宗艱難不敢有墜四曰真宗愛民孝惠感噎故當時君聖臣良持循法度四十二年之間治效卓然者蓋本乎此又聞熙寧中先正司馬光於經筵進講至蕭何曹參事謂參不交向法得守成之道且言祖宗之法不可變也異日呂惠卿進講立說以破之謂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隨而折之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非變也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廷守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謂世輕世重非變法也觀二臣之言亦足以見其人之邪正矣陛下自即位以來固未嘗不遵守祖宗成法比年有出於一時申請權宜而行者致與成法或相抵牾迺者陛下向諭群臣謂國家政事並宜遵守祖宗今又發于清問以求致治之效臣有以見陛下得持盈守成之

道真仁宗之用心矣然臣復以攬權為言者蓋春秋譏時王失攬權之道故諸侯遂有變法之弊今陛下欲守祖宗之法宜用春秋賞罰之權以御之可也大臣有清淨如曹叅者宜命之持循忠正如司馬光者宜俾之討論變亂如張湯者則誅之異議如呂惠卿者則斥之如是則祖宗良法美意可以垂萬世而無弊矣尚何患乎天下之不治哉臣伏讀聖策曰畫一之法賞刑之具猶者也而姦弊未盡革臣有以見陛下欲行祖宗之法在乎明賞刑以革弊也臣切謂欲姦弊之盡革不可不法春秋以攬權蓋春秋之法非孔子之法也成周之法也故杜預曰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經有書賞者如錫命威公錫命文公錫命成公之類皆所以譏時王之濫賞非周公之賞也有書刑者如殺其大夫放其大夫殺其公子之類皆所以譏時君之濫刑非周公之刑也時王失周公賞刑之法不能革當時之姦弊故仲尼以筆削之權代之善勸而惡懼焉我祖宗制賞刑之法載在有司畫一之章昭然可觀創之者如蕭守之者如曹未嘗有濫賞也而賞必當乎功未嘗有濫刑也而刑必當乎罪歷世行之弊無不革者蓋以聖祖神宗能攬權於上而群臣能奉行於下故也故司馬光自為諫官及為侍從嘗以人君致治之道三獻之仁宗又獻之英宗又獻之神宗而其二說

則在乎信賞必罰也 三宗既用其言以致極治矣光
以清德雅望執政于元祐之初躬行其言以革時弊進
退群臣邪正之甚者十數人天下皆服其賞刑之當一
時之弊亦無不革者我 三宗真盛德之君而光亦可
謂救時賢相也效者 陛下躬親萬機一新時政斥逐
姦邪登用耆舊禁錮者釋告許者誅茲賞刑之至公而
革弊之甚大者也 聖策猶以姦弊未革為憂者豈今
日 朝廷猶有僭賞濫罰如春秋時乎臣不敢不陳其
大槩夫人主賞刑之大者莫若進退天下之人才今
陛下每進一人必出於 陛下素知其賢親自識擢可
也不然則出於大臣侍從公心薦舉可也不然則采於
輿論而天下固人皆曰賢可也苟不出於三者而一旦
遽進之則議者必曰某人之進也出於某人陰為之地
也如是則一人之濫進有以損 陛下作福之權矣
陛下每退一人必出於 陛下灼如其罪 震怒而賜
譴可也不然則出於諫官御史公言論列可也不然則
得於僉言而天下固人皆曰有罪可也苟不出於三者
而一旦遽退之則議者必曰某人之退也出於某人陰
有以中之也如是一人之誤退有以損 陛下作威之
權矣昔舜舉十六相而天下稅其賞之當去四凶人而
天下服其罰之公 陛下苟能以 祖宗制賞刑為法
以虞舜用賞刑為心執春秋賞刑之權以衡之則何患

乎姦弊之不革耶若夫有某勞進某秩以為賞犯某事
得某罪以為罰此特有司之職耳非人主福威之大者
臣不復為 陛下言之也臣伏讀 聖策曰賦歛之制
經常之度猶昔也而財用未甚裕臣有以見 陛下欲
行 祖宗之法在乎裕財用以經邦也臣切謂欲財用
之有裕又不可不法春秋以攬權謹按春秋書臧孫辰
告糴于齊者譏莊公不節國用一歲不熟而告急于外
也書初稅畝者譏宣公不節國用變成周什一之法至
於履畝而稅也書作丘甲者譏成公不節國用至於
丘而出甲也書用田賦者譏哀公不節國用至於用
畝而出軍賦也春秋書告者不宜告書初者不宜初書作
者不宜作書用者不宜用臣由是知春秋賦稅之書為
人君節用裕財之訓明矣昔孔子對齊景公之問政不
曰政在生財而曰政在節財有若對魯哀公之問年饑
不告之以生財之術而告之以盡儉臣又知裕國之術
實在乎節用也側聞 太祖皇帝有言曰我以四海之
富官殿悉以金銀為餽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
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嗚
呼大哉言乎真可為萬世子孫保國之訓也又聞 仁
宗聖性尤務儉約器用止於涑素衾褥止用黃絕嘉祐
間臨軒策士出富民之要在節儉以為 御題時呂溱
賦曰國用既節民財乃豐 仁宗悅之擢為第一觀